



12157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  
 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  
 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固一作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  
 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一本之下有有字且

柳文

三十一卷

一

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  
 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  
 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  
 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  
 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  
 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  
 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  
 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則一作必若以罪夫前古  
 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  
 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

天刑





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以一作行其不

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

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

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

族亦赤范曄作後漢書以謀反伏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遷作史記

遷言李陵武帝以遷欲阻貳師下之蚕室班固不檢下班固作前漢書固僕罵洛陽令神競

競怒以事捕固死獄中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衆

怒譖于魏太武帝以為暴揚國惡帝怒遂族誅浩等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

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

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

柳文 二十一卷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

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

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

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記傳之耶如退之

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

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

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詞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

天地者磊魯猥切軒音欣舉也決必將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

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

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耿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

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  
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

言一本作議行

胡浪切

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

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  
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  
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  
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  
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

柳文

二十一卷

三

見遇竊自冠

古玩切

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

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

永州刺史崔能

時賜言事又

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  
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

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  
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死退  
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

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  
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

荆軻徵夏無且

且卽餘切史記荆軻贊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專爲余



道之言大將軍徵蘇建史記衛將軍傳蘇建語余曰云云言留侯徵

畫容貌史記張良贊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

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

傳著穀梁莊公七年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

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一本作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在谷吳武陵非國語書後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

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

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

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

柳文

三十一卷

四

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一本此下更有亦字望

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

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

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

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

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

松鳥擢之怪擢一作摧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

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

以為議禮記檀弓篇國子高云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

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

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好大法好音干犯也而因以爲利乎夫偽孝以奸利

誠仁者不忍摘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

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恭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章

冊爲觀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廛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埽土大木埽巨至切堅土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

作化情竅之俗情從果切竅以主切竅情也惡也史記以故器竅注器竅苟且懶惰之謂

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

柳文 三十一卷 五

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

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一無明字及詳

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

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



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

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

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一本更有爲天耶三字

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

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

菰之自爲果菰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

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乎一本彼作于字

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

爲惡人恒爲善一本若字下有如字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

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

柳文

二十一卷

六

者法制也禹錫天論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是判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是在是非

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

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

而凶豐理亂出焉寃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

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一本又字下有曰字

而一曰天勝馬一曰人勝馬何哉蒼蒼之先者力勝

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

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

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

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皆

不足喻乎道

一無皆字

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

美餘而以切餘也

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

一行僧得此說

行丁孟切

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

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

韓氏孔氏說

韓康伯孔穎達

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

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

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

柳文

三十一卷

七

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

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

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

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

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

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

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妄以口

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

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

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



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一本異字下有說字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劉夢得集有與董生言易辨易九六論一篇有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因舉撰著變之所遇多火以明老陰老陽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傳國語昔人之

柳文

二十一卷

八

筮以爲證且曰余與董生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爲不誣矣又與左國二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性往攘臂於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著耶而才孰與元凱賢耶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特貌從者十一二人焉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此夢得所言易大槩也

###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

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一義事在

僖公三十二年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

他義韓宣英名曄呂和叔名溫一知春秋之道久隱

而近乃出馬京中於韓安平處韓泰字安平始得微指和

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陸質一名淳嘗著春秋微

指二篇集註二篇春秋辨疑七篇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

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

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

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

生處凌準字宗一盡得宗指辨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

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

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禚禚諸若切齊地名也事在莊公二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

柳文 三十一卷 九

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

孫寧儀行父于陳事在宣公十一年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

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

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兄書

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

之意也事在僖公十年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

不務正義弃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

父為之辭仇牧事見威公十二年孔父事見莊公十二年今兄言貶息大善

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

歐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



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輸平

事在隱公六年

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

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

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

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

事在本文公九年

雖啖趙陸氏皆所未

及

啖音淡啖助趙匡陸贊也

請具錄當䟽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

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

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

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距優劣之

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柳文

三十一卷

十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

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

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

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

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

乃計切

然則文者固不

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

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

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

軼音逸每

以師道命僕僕茲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  
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闕也而書之恒恐後世  
之知言者用是詭病詭古候切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

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

善言道道州刺史呂溫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

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

以闕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

陷穿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

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

塗若蝻蛭然蝻與蚋同蛭音質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

柳文二十一卷十一

世之知言者爲準一本更有其字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

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

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汗篋

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

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溫字化光一字和叔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

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

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

泥乎大道泥乃計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



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

漸染砥礪漸將 廉切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

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

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

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尤

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

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

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

不臧救世之謬救一本 作究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

柳文 三十一卷 十二

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怏於亮於 兩二切以道之難明而

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

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

思欲盡其瑕類虛對 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

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

時致用作孟子評李景儉 字致用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

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

是摭前人耶摭之 石切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

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馬爾今余

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三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



猶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慝焉慝女六切慝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

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頗普切

偏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一作明探其

深曠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

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

柳文

二十一卷

十三

勵利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利五官切其間耗費簡札役用

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

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

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縱子勇切

史音勇縱史獎勵也躑躅而不進力蹶勢窮蹶與盛同子六

切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

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

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

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本一

抵作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



焉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

一無著字

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

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

賊文史抉其意

抉二决古穴二切

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

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

徼與僥同

雖終淪

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難也問間足

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

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

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

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

柳文

三十一卷

十四

何如耳

一本視字下有其字

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詳觀諸書論徑終不如偷文之確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

今之長人者之志長展兩切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

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

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

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

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

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

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貲即斯切所謂有

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贏音盈有

餘利也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

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

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

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

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

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

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

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

摺拾以輸縣官

摺俱運切收也

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

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

一而收其二三至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

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

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

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始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富室

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

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

窳以主切惰也

蓋甚急而

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

柳文

三十二卷

一

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

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

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間

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

之制迥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

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

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

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

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

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

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  
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徃復而除  
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美然不  
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  
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暉字宣英  
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  
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  
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  
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  
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今而預  
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  
故止於此不宜宗元再拜

柳文

三二卷

三

與崔饒州論石鍾孔書

當依潘本饒作連字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于敬所餌與此類

崔簡字子敬子厚姊夫

又聞于敬時憤悶動作憤古對切心亂也宜以

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龕礦燥悍所中

礦古猛切銅鐵漢石也慘七感

切燥先到切乾也

懼傷于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

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

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

良而少不可不謂其成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



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

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炯戶若切光也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

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

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頓與悴同疾醉切叢齒積

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癢與痺同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

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猗曲，皆可以貫犀革。犀革甲也比山之木，雖離竒液，瞞。前漢輸困離竒

梁百尺之觀。古玩切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音豆項也拘攣踈跌。攣間緣切踈於阮切屈也曲脚也跌待結

切踈也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雍於用切州名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

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

柳文

三于卷

四



石皆可以擊考並出禹貢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

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飲於禁切飲之也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

關轂而輓輪者輓胡果切禮記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輓輪關穿也輓回轉也皆可

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扁鵲盧人也西子

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曠頻賓二音感頻也山西之冒

沒輕僂音讓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淮南子國

有難君召將授之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栗

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史贊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是則

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

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

柳文 三王卷

五

參者以人形黃岑以腐腸岑音琴其內皆爛故曰腐腸以字或作似者誤附

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所主切若果土宜乃善

則云生其所不當又曰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

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

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

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

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 答周君巢書 一本巢字下有餌藥久壽字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

雅從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君巢蓋為幕府從事甚適東西來



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馬一本馬作首字敢再拜稱賀

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繯

索處則若關桎梏桎音質梏古毒切予而無所趨子丑石切子耻

六切說文步止也選彳于中輟拳拘而不能肆槁馬若枿枿音藜五結切伐木

餘也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

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臞音羸俱切

瘠也前漢列仙之儒君山澤間形容甚臞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

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

與固小人之所以不欲得也人一子嘗以君子之道處焉

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

柳文 三三卷

六

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

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

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

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

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屯讀當如怵徒昆切悶也

楚辭中悶替之怵怵注憂貌怵怵然無所倚也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

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

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

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

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

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  
雖萬受擯弃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  
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  
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  
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  
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  
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  
前去年時是時旣言皆沮然賸洛代切思有以已兄

柳文

三十二卷

七

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  
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  
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  
時竊睨和粿燥濕糲女救切雜也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

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

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

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

擗擗音患又音貫堅堅甲也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

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

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



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陋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誦誦以逮夜嚶火苞切又誦馨公切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

柳文

三十一卷

八

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

事出列子說符

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姻音因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婭音亞兩婿相謂也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臧獲並如字罵奴曰臧馬婢曰獲又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風俗通云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奴婢也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

柳

卷三十二

九

則文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無不字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聲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



不精緊

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為兄餼割傾畦切窮餼許既切

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

鹹醯敖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藏才

浪切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蒲官切醉

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

亦盲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

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

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

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以上數作並小題無大闕係而規模更拓遠

柳文 三十二卷

韓集中少此

十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敦勉用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

音庾病也又器中空史記舜紀陶河濱器不苦窳

為信

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

呼旬切温也

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

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竒藝益

柳文

三十三卷

一

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為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竒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

俳音排戲也

及賀州所未

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

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

田畝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文人之寃聞



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  
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  
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闢則  
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爲  
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  
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  
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  
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  
來辭行急福來誨之之訣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一本作與楊誨之第二書

柳文

三十三卷

一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  
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  
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  
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  
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  
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  
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  
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不更  
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  
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

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

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䟽

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

剛中則未必不爲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

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感宜謂之時中然後

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

家語相魯

篇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斬侏儒又使

仲由廕三都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蘘魯孔子以公登

樂頌勒士衆下伐之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

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

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

柳文

三十三卷

二二

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

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

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

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温

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

與吝

高宗曰

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

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

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

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



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

印即仰字或音昂

四手八足鱗毛羽

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眾人自眾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

重一作道

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

柳文

三三卷

四

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

尚書

多方篇句

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狼戾異甚

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

為者未有一馬狂奔掣頓踣弊自絕

踣蒲北切作也

故吾信

夫狂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

念者而曰我不能

一本更有我不能二字

捨子其孰能乎是孟

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其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

柳文

三十三卷

五

衆中偏側。擾攘欲弃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污雜。鬻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肯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

一本人上更有生字如

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

一作

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

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



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  
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一作矣夫君子亦

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

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已任管仲

豐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豐許觀切國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使比

至三豐三浴之注以香塗身曰豐亦或爲薰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伯與羈同凡君子爲道

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

學古道爲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

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

柳文

三十三卷

六

夸世而釣竒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

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

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

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

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譎古尤切

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

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

而又聳踊之獎勸也一本作縱隔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

淫夫以媒老婦欲壘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

武帝時南越太后繆氏幼與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少季往諭令入朝與太后私逼國人不附太后呂嘉

遂攻殺太后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嗾音叟冀隴間謂使犬曰嗾左氏宣

及終軍等二年公呀呀而走呀虛加切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

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

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

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為

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

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

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

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

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

柳文 三十三卷 七

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處上

聲橫去聲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

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

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

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

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屈其勿切

楚辭九章云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

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

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

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



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

突吐忽切又音脫楚辭將突梯滑稽注轉隨俗也

以矜

利乎已者也固若輪馬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任其間與恒人爲群輩數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

柳文

三十三卷

八

然已得號爲狂踈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羸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踈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

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  
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  
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  
馬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  
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今僕專專為掩匿覆蓋  
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  
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  
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  
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一無可字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  
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

柳文

三十三卷

九

子產之鄉校不毀

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獨何如哉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

悉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

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捎馱馱何可當也

稍所交切馱音決馱

音題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號蒲梢又馱音決馱

前鄒陽傳注馱馱馱馱馬生七日而超其母其說韓

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

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

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

當把鋤荷甫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

與隙同

則浚溝

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



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  
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  
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  
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粗坐五切疏也。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

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駸，專魯駸語切而當

惠施鍾期之位。惠施與莊子鍾期與伯牙深自慙也。又覽所著

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

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曹植字子建，封東阿王。蕭統謚昭明太子，皆善論文。

柳文

三十三卷

十

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爲知己。羞進越高視

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

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乎一作于

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

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

用慨然。間歲與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

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

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

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

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

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  
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  
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  
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  
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  
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漾灸也熱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  
滌澆之具或以不給滌息有切滌息委切秦人溲曰滌齊人滑曰滌禮記滌澆以滑  
之謂調和飲食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

柳文

三十三卷

十一

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其季切

於是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

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

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

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

蓋無他焉一作無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

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

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

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

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



一本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

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

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

修已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

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一天

作大凡衆之疑慮疑一作所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黔巨淹切

赭音者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

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祝融火正回祿火神則

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

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聞其喙許穢切發策

柳文 二十三卷

十二

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

乎於茲吾有望於子一作乎爾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

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事見左傳昭公

十八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

賀也元和二年參元中進士第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

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

徃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

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

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

生不悉宗元白 善為辭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12157

卯文

三十三

三



